

尖扎刺绣：古老技艺绣出幸福新生活

文图 / 本报记者 马文莉



手提刺绣包

跟进指导



秋雨霏霏，走进尖扎县康杨镇城上村文化大院，原本热闹的大院在秋雨的洗礼下安静如斯，雨水打在瓦片上、树叶上，滑落在地上，淅淅沥沥，滴滴答答。

一场由尖扎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、县文化馆承办的乡村振兴技能培训之青绣培训班在这里火热开班。

在文化大院会议室内，十余名绣娘正专注地创作着各自的作品，细细的刺针牵引着彩色丝线在绣布上穿梭，一针一线间，活灵活现的图案渐渐显现：盛开的牡丹、出水的莲花、惟妙惟肖的动物，银针轻舞，丝线摇曳，若凝神静听，便可听到针牵着丝线穿过底布的声音……

“老师，这里配哪个红色好？”“老师，莲花的叶子掺上还是平针？”安静的会场内，不时传来掺杂着青海方言的询问声。大家口中的老师，正是从小喜爱刺绣，在康杨镇一带小有名气的马秀英，她来自康杨镇河滩村，也是此次培训刺绣技艺的主讲老师。

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，被誉为“指尖芭蕾”的刺绣技艺焕发青春，也让马秀英从一名刺绣技艺的非遗传承人，发展成为拥有600名徒弟的技术指导老师。

“我的祖母做了一辈子刺绣，手艺好，方圆百里名声在外，左邻右舍都愿意找她做活儿。”马秀英回忆道。儿时的耳濡目染让她成为众姊妹中手法最为娴熟、技艺非常高的艺人。

在40岁之前，马秀英一直把刺绣当作爱好，从未想过要靠此做一番事业。转变还得从2008年卖出的那件刺绣作品说起。那几年，家家户户流行绣十字绣。热衷于刺绣的她也购买了一幅长380厘米、宽80厘米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白天去地里干活，晚上回到家抽空绣，断断续续花5年时间终于绣出成品。很快，经朋友介绍《清明上河图》竟卖出了35万元的“天价”。这次成功交易，让她嗅到了刺绣行业

的商机，也坚定了靠刺绣创业的决心。

正所谓学无止境，为了让这门传统技艺得以更好地发展和传承，马秀英不断改进针法、提升技艺，学习吸收秦绣、苏绣等其它不同流派的刺绣技艺。并于2013年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，以“合作社+基地+农户”的形式，收购绣娘们的刺绣产品，带动当地妇女居家就业增收。

创业伊始，异常艰难。马秀英发现，民间刺绣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下正在不断地流失，她创办的合作社遇上了“瓶颈期”。“很多东西不再需要自己亲手制作，商场里、电商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更美观洋气的商品。再加上因为刺绣费时又费力，大家也不太愿意学习。”

2018年，对她而言是个转折年，在尖扎县政府的推动下，马秀英参加了青海省乡村旅游暨扶贫产业启动大会，第一次让刺绣作品走出了小作坊，接受市场的考验。

2015年，马秀英被聘为青海省中帼手工业品培训基地的刺绣培训讲师。有了新身份干劲更足，在县文化馆及妇联、残联、康杨镇政府等部门的帮助下，马秀英开始在尖扎县康杨镇各村忙碌、穿梭，面向农村富余劳动力、家境困难妇女、留守妇女和残疾人，陆续开展传承发扬民间刺绣技艺培训。截至目前，她已经帮助康杨镇14个行政村的600名妇女掌握了刺绣技艺，并实现了家门口就业。

她不仅免费教学，还会去劝说大家来学习。“现在都不用我自己出去找人来学习，大家都是自己主动来。”她笑呵呵地说。

2020年，马秀英创建的康杨镇馨馨刺绣坊入选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、青海省扶贫开发局“非遗扶贫就业工坊”名录。2021年她被认定为黄南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尖扎刺绣代表性传承人。

“肉香也怕巷子深，刺绣发展也应顺应时代发展。”马秀英说，她紧跟时代步伐设计制

作符合当地特色的刺绣用品，这在她看来是非遗延续“生命”更好的方式。就拿婚庆花束来说，她利用丝带制作玫瑰手捧花，价格低廉容易保存，更加受到消费者青睐。同时，团扇、钥匙扣、手提包、帽子，但凡可以运用于生活，马秀英无所不绣。“非遗技艺与现代元素的结合，不仅是继承，更为非遗文化注入了时尚的内涵，让非遗传承也能“潮”起来，吸引更多人关注。”

康杨镇河滩村村民马尔娘，从七八岁时就看奶奶在家做刺绣，十几岁动手学做刺绣。2017年，她加入马秀英的青绣工坊，凭借精湛的刺绣技艺，已成长为合作社的得力干将。“这几年，农闲时节好多媳妇忙着在家做针线活挣钱。一件绣品卖出去，家里的零用钱就够了。”马尔娘说。

过去，刺绣对于农牧区妇女来说是自用品，而如今，它已走出家门走向市场。随着属性的改变，悄然改变了绣娘的生活和家庭地位。

“还有一部分残疾人在家里进行作品绣制，我们没有规定时间，只要她们完成作品就可以拿到合作社来，按件付费。”马秀英说，这种方式可以确保多数人务农、务工两不误，实现双收益，大部分居家灵活就业的绣娘一年可以实现10000元的经济收入。

对于将来的发展，马秀英在两年前就有了打算。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绣娘过上‘背着娃、绣着花、养着家’的幸福生活。今后，我想扩大合作社的规模，把展厅和绣房分开，设计研发更多刺绣文创产品。用我们手里的针和线绣家乡的美丽河山，绣我们的民俗文化，绣我们老百姓日新月异的生活，努力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好、传承好。”

小山坳蹚出致富路

9月19日，同仁市黄乃亥乡日秀玛村秋日“芳华”胜春朝，传统藏式房屋镶嵌在群山之坳，炊烟袅袅，宁静悠远，干净的柏油路两旁，一边是金黄的饲草燕麦，一边是低垂着脑袋的黑青稞，静待收割。

当收割机的轰鸣声响彻村子，56岁的多吉先加早早出了门，看着村里的饲草燕麦大丰收，内心很是踏实。看完燕麦，他朝着合作社走去，这个地方是他除了庄稼地以外，最愿意去的地方，他在这里上班，当着副经理。

“今天要来很多人，一定要好好宣传一下我们的豌豆粉、青稞面。”

在同仁市，日秀玛村传统手工制作的豌豆粉、青稞面人尽皆知。多年以前多吉先加家的磨坊总是有很多慕名而来的“客人”，如今，豌豆粉搬进了村上的农产品加工合作社，和黑青稞、菜籽油等一起成了村上的“明星”产品。

正想着，村党支部书记先卡加就带着一大帮人来到了多吉先加眼前。

“经理，豌豆粉是怎么加工的？”

“你家里有多少地，一年收入怎么样？”

面对镜头和陌生的面孔，多吉先加有些

羞怯，但是说起现在的好日子，他侃侃而谈。

“如今家里的地不用自己种，每年拿不少分红，还按月领工资，一年收入好着哩。”

“那以前呢，以前收入怎么样？”

面对记者的问题，多吉先加陷入沉思。

以前的日秀玛村是同仁市的“小粮仓”，地多、地大，天然绿色生长的植物给村子带来了无限生机。可是，“靠天吃饭，围着黄土地转”的日子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“出走”，他们到县城打工、做生意，久而久之，村里人少了，地也荒了。

多吉先加家有3.4公顷地，一家人全围着庄稼转，一年到头也就1万元左右的收入。为了节省开支和劳力，他家每年都有很多轮歇地。他说：“以前种那么多地，只能靠儿子一个人出去打工，到了农忙的时候还必须赶回来帮忙，所以就种一部分地。”

很多村民和多吉先加一样，让田地轮歇或者干脆撂荒，以至于曾经的“小粮仓”遍野是荒地，看着村里的撂荒地越来越多，多吉先加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党的二十大的春风吹遍大地，也吹进了这个小山坳。在黄乃亥乡党委、政府的带领

下，日秀玛村整治撂荒地、调整产业结构，齐头并进，小山村开始“华丽转身”。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就是我们村产业发展的总思路。”村党支部书记先卡加娓娓道来。

可是，如今的轻描淡写依然藏不住昨日的风雨兼程，调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，村民们有不少“质疑”的声音。

“把地交给村集体种，那岂不是自己的地不能自己做主。”

“土地入股了，家里没有饲草，牛羊吃什么？”

……

为了让村民们安心、放心，联村领导、乡党委副书记杨斌，合作社理事长、村党支部书记先卡加，合作社副经理、致富带头人多吉先加，还有其他党员干部共同组成了一个“党建+”阵营，用了半年时间走村入户，大会小会开了无数次，最终探索出了“六化”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。

去年，全村249户村民的耕地入股股份经济合作社，今年种的200公顷饲草燕麦、133.3公顷黑青稞喜获丰收；村里的豌豆、菜

籽等特色农产品经过加工，在同仁市区直销店“大卖”；原来的34.13公顷撂荒地变成了饲草集中连片种植带；村上新建的饲草料储备库以及生产加工车间堆满了饲草，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绿色输出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70余台现代农机正在秋收时节“大显身手”；去年合作社收入418万元，117万元用来分红，解决就业40余人……

多吉先加说：“我家3.4公顷地全部入股了，地不用自己种，一年分红有15000元，我在合作社上班一年工资22000元，儿子可以安心打工，媳妇照顾好孙子，生活挺好的。”

事实证明，资金股份化、农民股民化、经营规模化、生产标准化、耕作机械化、收益分红化的“六化”模式，是一条符合日秀玛实际、具有日秀玛特色的“致富路”。

出村时，现代化机械在日秀玛村的层层梯田间忙个不停，远处山头上厂房林立，秋日的喜鹊叫个不停，乡党委副书记杨斌笑着说：“产业壮大了，村庄更美了，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增强了，如今，鼎鼎有名的‘日秀玛模式’还延续到了隔壁羊直沟村和阿吾乎村，正在那里生根发芽。”（来源 / 青海日报）